

与过去有关的日子

关于成长、磨难和爱的自传体小说

徐国红 小六子 著

这就是我的老娘

一个经历过磨难和挫折

一个从各种打击中昂首挺立起来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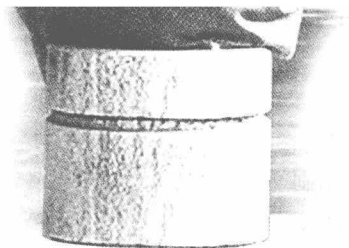
可亲可敬又可爱的老娘



与过去有关的日子

关于成长、磨难和爱的自传体小说

徐国红 小六子 ●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过去有关的日子 / 徐国红, 小六子著. — 北京:
西苑出版社, 2011.12
ISBN 978-7-5151-0139-2

I. ①与… II. ①徐… ②小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6805 号

与过去有关的日子

作 者 徐国红 小六子
责任编辑 刘小晖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: 100143
电 话 010-88637169
传 真 010-88637287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: lxh717@sina.com
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19.75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51-0139-2
定 价 29.80元

(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随听着飞机的轰鸣声，我看着那个直入云霄的家伙载着我的母亲，渐行渐远，嘴不由得裂开了，心里的欢乐油然而生。

我在笑，我真的在笑，女儿拍了拍我，很是不解：“妈，姥姥走了，你竟然一点都不难过？都不担心？！”我有什么好难过的呢，我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的老娘，我的从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母亲，她走过的路，又何止是中国到美国之间的千山万水。这路上即使有再多的艰险，也不会阻碍她前行的脚步。

现在，娘一个人又开始了她人生新的旅程，单枪匹马、斗志昂扬地飞去美国。一个中国老太太，去瞅瞅美国人过的是啥日子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，我不担心老娘，我倒担心那些美国人，如果他们过的日子不美，会不会让老娘心生怜悯，劝说他们来中国呢？

哈哈，废话说多了，我依然仰望这越来越高的飞机：“这世界啊，还真没你姥姥不敢去的地方，你姥姥呢，不管到哪，妈还真不担心！”我的自信让儿女更加诧异，她怎知道我对老娘的放心，就好像放心自己一样呢。我知道，女儿没有经历过我们过去的那些日子，她是无法体会到的。

母亲的签证都是她一个人去办的，这签证不比别的，我们代替不了，所以不认识字的母亲就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全套的手续。开始谁都忐忑着，毕竟这小美国人在大家的眼里还是有点聪明的。母亲厚道直爽，向来不会拐弯抹角地迎合别人，更别说到迎合美国人了。在她眼里，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家伙，实在没有我们姐妹几个来得亲切。甚至于，他们还不如我们村

那个游手好闲的二癞子亲切。

大使馆里的那些美国人，看我们中国人，特别对需要办签证要去他们母亲的土地上去溜达的人，很是戒备。其实我真没感觉他们那土地有多么好，又不是地上天天冒金子出来，我们有得捡，真没必要像防备敌人似的防备我们这些去遛一圈的人。而母亲是必须要去遛一圈的，因为她想念她的小女儿，也就是我的妹妹，她一门心思要去看她。

蓝眼睛看我母亲的眼神有些怪，他上下打量着我的老娘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我站在一旁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干着急。母亲见高鼻子只盯着她看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有些急了，催问人家：“后面排队的人多着呢，赶紧的！”我看见高鼻子笑了笑，放下手里的笔，在面前的纸上点了几下，然后又抬头看着母亲：“为什么去美国？”

“能有什么为什么啊？看闺女！”母亲的话向来跟倒豆子似的，哗啦啦的，没有任何停顿和犹疑。

高鼻子点了点头：“美国有亲戚？”

“女儿！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自豪，我的亲娘啊，咱们虽然是去美国不假，可你好歹不要对美国流露出向往来，要不然他们以为你会不回来了，去他们国家安度晚年呢！我在一边这个着急啊，这大使馆的人，对有丁点假借旅游什么跑美国不回来的中国人，是非常戒备的，我母亲可不是去占他们便宜的人，她有自己女儿，用不着美国人给我来养我老娘。

我在这边急跺脚，就怕母亲说错话，签证被拒签，那我小妹可要一个人在美国受苦了。

高鼻子在纸上划拉了几下，估计是记录什么，然后又抬头看母亲：“打算呆多久？”

“看你们国家好不好，好呢，我就多呆几天，不好呢，我立马转身回来！”

我的亲娘呀，你这话太给力了，咱有事去美国不假，可咱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，美国也不是天堂，用不着我们表现得那么向往。

这下子高鼻子愣了一下，盯着母亲看了足足五六秒，母亲一见他盯着她，又强调了一遍：“真的，我呆几天现在说不好，一切全凭你们美国给我的印象！”

“那会长久住下去吗？”

高鼻子这话一问，我就在心里乐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以我母亲的性格，她还没决定要住几天呢，怎么会答复你长久住下去呢。母亲的回答，也印证了我的判断。

“我干嘛要长久住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好我就多呆两天，看看美国啥样，开开眼，也新鲜新鲜，不好的话，我转身回来，留女儿自己在那呆着吧。”

高鼻子想了想，估计是实在想不出什么问题了，就在纸上又划拉了两下，然后将一张红色的纸递给母亲。母亲看了半天，愣是没看出什么东西来，就问高鼻子：“这是啥？”高鼻子笑了，指了指我母亲后面那位：“该你了！”

高鼻子这话我母亲当然懂，人家说该下一位了，这不就是摆明让我母亲让地方吗？母亲有点失望，这美国人怎么跟小日本一样小气呢，说他们国家不好就不高兴了，本来就是事实，没看到美国啥样，谁知道他好不好？一想到这里，母亲就有些瞧不起高鼻子，她回头看了看高鼻子，将手里的纸揉搓两下，就要扔给高鼻子，后面一位姑娘有些紧张。

“阿姨，那是你的表，你不能揉！”

“为啥？！”

“你不去美国了？”

“美国人不是不让我去吗？”

后面的几个人都笑了。姑娘指着母亲手里的纸：“这就是同意你去美国了！”母亲赶紧将那纸伸展开，又仔细看看，看着看着就乐了：“小闺女噯，你娘要来美国看你了！”母亲说着就朝我们跑过来，我看出她的确有些激动，但我知道，她之所以激动，并不是美国人同意她去美国了，而是她就要看到她的小女儿了！

这就是我的老娘，一个经历过磨难挫折，一个从各种打击中又昂首挺立起来的可亲可敬又可爱的老娘！

小女自序于开篇之际

目录

contents

爹走了 · 1	153 · 秋菊
后娘 · 7	163 · 春兰的婚事
舅妈的妹妹 · 13	171 · 二虎
四柱子 · 21	179 · 夏荷
夫妻 · 29	187 · 年关
张海 · 37	195 · 冬梅
小婶子 · 43	203 · 大姐夫李红兵
白狐 · 49	213 · 春兰的儿子
相亲 · 59	221 · 五姐妹
姥姥的决定 · 67	229 · 孙雪儿
粮仓 · 75	237 · 老六英爽
大嫂 · 85	245 · 老七英珠
二妞 · 93	253 · 姐妹
张淳 · 103	261 · 女婿
四个女儿 · 113	269 · 英珠的婚事
三柱 · 121	275 · 团聚
春兰 · 129	283 · 夏荷的病
叶子 · 137	289 · 祸不单行
解放 · 145	299 · 远行

1. 爹走了

1944年的胶东半岛，还在战火中煎熬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枪火炮弹的味道，浓烈而刺鼻。梅宝站在山顶，看着爹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抹一把泪，朝着爹的背影大喊：“爹，你要回来看梅宝！”

山谷里回荡着梅宝的声音，张淳回头看了看，没看到梅宝，胡乱挥了挥手：“梅宝，在家听娘的话！爹给你看看那边的私塾，来年开春你就上学去！”张淳的话淹没在山林里，被树给遮挡了，被鸟儿给截留了，传到梅宝耳边的，只有那呼呼的风声。

梅宝是张淳跟妻子杏儿唯一的孩子，杏儿虽然喜欢梅宝跟命似的，但因为梅宝不是男孩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遗憾，一门心思想给张淳再生一个儿子。可是从此杏儿的肚子再没大起来，而梅宝出落得越发可爱和漂亮，这遗憾便随着梅宝的长大，在张淳和杏儿的心里渐渐淡了。

梅宝很讨人喜欢，每每张淳回来，她就呼啦啦地从屋里跑出来，张开双臂冲张淳扑过去，一声声“爹，爹”喊得清脆里透着甜。张淳一路的疲劳，就在女儿梅宝的喊声中荡然无存了。梅宝还特别喜欢笑，每次张淳回家，看到梅宝的笑，这心就跟被温温的水熨烫过一样，暖暖的透着惬意。

梅宝第一次笑，好像是特意笑给张淳看的。那天，张淳刚刚进了院子，肩上的布袋还没来得及摘下，杏儿抱着梅宝从屋里出来。“梅宝，爹回来了！”张淳喊着朝杏儿母女奔过来，梅宝看到张淳，就咧开嘴，朝张淳伸开了双臂，呀呀着要张淳抱她。

“这孩子咋见你就笑呢？”梅宝的行为，把杏儿惊得张大了嘴巴。

“我是她爹呢！”

“我还是她娘呢，奶了她三个多月，她可从没对我笑过！”杏儿有点嫉

妒张淳，凭什么啊，当娘的奶水都快给她榨干了，夜里还要收拾屎尿的，她梅宝怎么就不对我笑，偏偏对你这个一个月才回来一趟的爹笑呢？“这个屁孩子，就是看你布袋里有好吃的！”杏儿嗔怪着梅宝，“有吃的就是娘，你爹可不是你娘！”

张淳嘿嘿地笑，抱着梅宝进了屋：“杏儿，袋子里有羊肉，晚上炖羊肉，给梅宝的娘补补身子！”杏儿这才笑了，拿起张淳背回来的布袋子，跟着进了屋。

从那天起，梅宝跟爹的感情就不一般。

梅宝站在山顶，朝爹远去的方向看着，直到爹的身影消失在幽静的山谷里。她才慢慢转回身，准备下山。

这山就在梅宝村的后面，叫簸箕山，场子铺得挺大，却不高。自从母亲去世，梅宝总喜欢偷偷跑到山顶，朝爹回来的那个方向看。看着看着，就能看到爹背着那个补着补丁的布袋子回来。那个布袋子里，有时会有小泥人，有时会有颗亮晶晶的糖。梅宝喜欢那糖，村里的小孩，谁也没见过那糖，都不知道咋叫，可梅宝知道，因为爹告诉过她，那叫水果糖，是青岛的洋人们吃的。

梅宝的娘杏儿在梅宝四岁那年去世了，难产。尽管她一直盼望自己能给张淳生一个儿子，但还是因为这儿子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杏儿的命没保住，孩子的命也没保住。杏儿埋葬的那天，梅宝呆呆地站在坟前，瞅着那块墓碑琢磨，为什么娘要去地里躺着呢，为什么要用土把娘埋起来呢？梅宝抱着爹的腿问，问娘为什么在土里面躺着，是不是不会再给他们做羊肉吃了。张淳抹一把眼泪，把梅宝紧紧抱在怀里：“梅宝，娘太累了，以后爹给你做羊肉吃。”梅宝一听，死活不干：“爹你骗人，你天天不在家，我要让娘给我做，我要让娘起来给我做！”

知道以后娘不能给自己做好吃的了，梅宝这才着急起来，扑到坟上就扒土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娘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给梅宝做羊肉吧！娘，你做的羊肉才好吃，爹不会做！”

张淳抱梅宝起来，梅宝死活不干：“我要我娘呢！我娘为什么睡这里，

她怎么不睡家里的大炕上呢？！”

旁边有人嚤嚤地哭，梅宝不管，她只要她的娘：“娘，跟梅宝回家呀，娘，爹回来了呢，我爹真的回来了！”这时候坐在一边地上低声抽泣的王氏突然号啕大哭，一会竟没了声音，大家一时慌乱起来，围着王氏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抹胸口的抹胸口，梅宝一看这场景，竟然停止了哭泣，也忘了继续扒她娘的坟。王氏是她的姥姥，以前娘经常带着她去看姥姥，姥姥疼梅宝，梅宝知道。梅宝以为是自己的哭声吓坏了姥姥，就走到王氏的跟前，搂着王氏的脖子：“姥姥，娘还会回来是不是？娘还会起来给梅宝做饭是不是？”

“梅宝啊——”醒过来的王氏抱着梅宝痛哭起来。

张淳在杏儿死后第三天就回了青岛，梅宝跟她姥姥王氏一起生活。孩子到底是孩子，梅宝被张淳几块糖哄着，就答应不再找她娘了。

没了亲娘的梅宝，注定还是要有后娘的。张淳常年来往于村子跟青岛之间，一年呆在家里的日子屈指可数，而梅宝，总要有人照顾。在张淳的心里，梅宝是自己的骨肉，由王氏代为常年照顾，总是不合情理的。所以在杏儿去世半年后，也就是转过年梅宝五岁的时候，一个女人进了门。

后娘没有自己亲娘长得好看，还总板着脸，所以梅宝并不喜欢她。只要爹不在，她还是偷偷跑回姥姥家，天天吃住在那。尽管两个村子只隔了一条路，但是后娘却从不曾来姥姥家喊过梅宝一次，久而久之，梅宝就把姥姥家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
这次张淳从青岛回来，把梅宝从姥姥家带回，指着炕上的后娘和小弟弟告诉梅宝，以后这两个人，爹不在的时候，就由梅宝来照顾，梅宝都六岁了，该有个姐姐的样子了。梅宝看着小弟弟忽闪忽闪的两只小眼睛，点了点头。张淳高兴，给了梅宝三块水果糖。

炕上的小弟弟还在吃奶，根本不会吃糖，所以梅宝把糖放在小弟弟的面前晃了晃，就装进自己的兜里。把糖装进衣兜的时候，梅宝无意间看了后娘一眼，发现后娘正恨恨地盯着自己。

既然答应了爹，要照顾后娘和小弟弟，就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梅宝从山上下来，没有直接去姥姥家，而是朝自己家走去。

梅宝家所在的村子叫洼子村，百十户人家，大都一个姓，姓张。梅宝爹

在家排行老三，虽然是庄户人出身，却不喜欢摆弄庄稼，一个人跑青岛寻个出路，做点小买卖，来来回回的几年下来，慢慢用攒下的积蓄，盖了三间瓦房。

走进洼子村，梅宝的脚步就慢了下来，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块水果糖，看了又看，然后又朝坐落在村后的那座青瓦房看了看。那就是梅宝的家，梅宝家的房子，在村里一排排的茅草屋中，显得有点鹤立鸡群。梅宝记得，姥姥有一天看着她家的瓦房，哀哀地叹了口气：“梅宝，有这瓦房，你不缺后娘啊。”

后娘真的进了门，还给梅宝生了个小弟弟。

梅宝将三块水果糖小心地装进兜里，朝自己家那瓦房走去。

街上没多少行人，初春的太阳懒懒的，照得梅宝眯着眼睛。梅宝正走着，前面突然传来一阵狗吠，两个比梅宝大一截的男孩正往这边跑。梅宝朝路边一躲，想让两个男孩先过去。可那两个男孩跑到梅宝跟前，有一个男孩突然停下，拉着梅宝就往前跑，梅宝挣扎：“我要回家给我弟弟做饭呢！”

拉着梅宝的那个男孩没说话，依然往前奔跑，梅宝虽然六岁了，可毕竟有些清瘦，手在男孩的手里拽着，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奔跑。

“赶紧地，要不小鬼子就追上来了！”旁边那男孩的脸上有些焦灼。

梅宝愣了，脚步凌乱了两下就跟拉着自己的男孩飞跑起来。

梅宝跟着两个男孩子跑到一座废弃的草房后躲了起来，只听得一阵凌乱的脚步声。脚步声过后，男孩慢慢探出头，朝外看看：“没事了，小鬼子过去了。”

“他们会不会再回来？”另一个男孩依然一脸恐惧。

“不会吧。”

梅宝看着面前的两个男孩，忽然有些生气：“你们骗人！我爹说了，小鬼子早就走光了！”

那个拉着梅宝奔跑的男孩恍然，回头就给旁边的男孩子一拳头：“你个二蛋子，你糊弄个鬼啊，小鬼子打败仗早滚蛋了，你吓唬我干嘛？！”

“我，我确实听见打枪呢！”

“那也不是小鬼子打的！”

梅宝气呼呼地往外走，一边走，一边使劲捂着口袋。

“喂，你口袋里装的啥？！”大个子男孩问。

梅宝一听，撒腿就跑。

“我们是前面车前村的四柱和二蛋子，不是土匪，你跑啥呢！”

这个喊话的就是四柱子，他和二蛋子本来是打算上山打猪草的，听到二蛋子喊鬼子来了，不由自主地就想躲起来。四柱子见识过小鬼子的残暴，知道他们没人性，不管老人孩子，看见的能杀就杀，所以看到梅宝从北面过来，想都没想，拉着梅宝就跑。

梅宝边跑边回头看四柱子和二蛋子，见他们并没有追自己，正拍打着身上的灰土从破宅子里出来。四柱子看到梅宝回头，朝梅宝摆了摆手：“小曼，赶紧回家做饭吧！”

听到四柱子叫自己小曼，梅宝停下了，回头看着四柱子，一字一顿地：“我不叫小曼，我叫梅宝！梅宝的花，梅宝的儿！”

二蛋子在后面就哈哈笑了：“梅宝的花，梅宝的儿！小曼，你也没读过书！”

“我爹有学问，我爹说，就是梅宝的花，梅宝的儿！”

“四柱，你知道梅宝的花，和梅宝的儿怎么写吗？”

四柱子挠了挠头，又摇摇头：“等我去问问咱村的那个游击队队长，听说他文化高着呢，在部队是给团长当勤务兵的。”

二蛋子使劲拽了一下四柱子，朝梅宝瞅了一眼：“可别瞎说，这梅宝的花可听着呢。”

“没事，她不会告密去的，告密的地儿她都找不着！”

“看她眨巴那两只眼睛，可是鬼精灵。人小鬼大，我爷爷说过呢，你看，我们两个都比她大，她的鬼主意肯定比我们多！”

“你胡说！”梅宝盯着二蛋，“我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我姥姥告诉过我打鬼子的是好人，给鬼子当狗腿子的是汉奸呢！你说的那个游击队队长，肯定是打鬼子的，我不会给你们说去的。”

四柱子赶紧上来捂住梅宝的嘴，吓得梅宝拼命挣扎。“赶紧回家吧！小心当兵的去抓你家的鸡！你话怎么这么多，可别让他们听到，让他们听到

我们都得完蛋！”

四柱和二蛋警惕地四下看着，梅宝撒腿就跑。跑着跑着，兜里的糖掉出一颗，梅宝犹豫着想要回去捡，只听得远处砰的一声枪响，吓得梅宝抬腿就跑了。

四柱和二蛋也看到那糖了，两人猫腰奔过来，捡了那糖，咔嚓咬成两半，塞进了嘴里。

2. 后娘

梅宝一进屋，后娘坐在炕里头正冷冷地看着她。

“你爹让你给我们做饭，你忘脑后头去了？！”

梅宝赶紧转身回厅堂，刚迈开脚，从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递给后娘：“你先吃个糖！”梅宝将糖扔给后娘，后娘没接，糖落在小弟弟的脑袋边，后娘就恼了：“你眼瞎了？！让你做饭，你朝你弟弟撒什么气？！”

“我怕小弟弟饿。”

后娘从身后摸了一个枕头朝梅宝扔过来：“赶紧做饭去！想饿死我不成！”

枕头砸在梅宝的后背上，梅宝小心地捡起来，放到炕上，转身出了里屋。

六岁的梅宝比灶台就高那么一点，她掀开锅盖，看着干净的锅，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。姥姥从没有让梅宝做过一顿饭，爹每次回来，也从没让梅宝动手，究竟怎样做饭呢。梅宝站在那正一筹莫展呢，后娘的愤怒就从墙壁上的灯灶里传过来，夹杂着愤怒和厌恶：“你死人啊，站在那里干什么？！”

梅宝将锅盖放下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添进锅里，赶紧找能吃的东西。爹真好，梅宝看到几个白面馍就笑了，原来爹都给自己准备了呢！梅宝将几个白面馍都放进锅里，盖上锅盖，就开始点火。

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梅宝家其实不穷，在村里也算是富足的家庭。张淳每年来往于青岛做点小百货生意，足够梅宝一家的花销了。但是梅宝没了亲娘，落在后娘手里的孩子，很多命运都是一样的，何况梅宝的这个后娘又一点不会笑，整天板着一张脸。

湿漉漉的烟从灶里往外涌，整个厅堂被烟挤得满满的，梅宝找了个蒲扇子，使劲往里扇，可烟逮机会就往外冒，呛得梅宝不停地咳嗽。

“梅宝，给我拿便盆来！”后娘咳嗽两声，在里屋喊。

梅宝赶紧进了里屋，从地上拿了后娘的便盆，递了过去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“等会！给我端出去！”

“我看看灶里的火！”

“小王八羔子，还学会顶嘴了！”

梅宝没听后娘的，每次爹一走，后娘总会骂她的，她已经把后娘的骂声当成了一种声音，就跟圈里的猪和院子里的母鸡一样的声音，所以梅宝并没有在那等着后娘方便完。等她添完柴火回来，准备给后娘把便盆拿走的时候，看到后娘手里拿着便盆正恨恨地看着她。

梅宝伸手想接过来，没想到后娘举起便盆，就朝梅宝的头上扣去！那些污秽之物从梅宝的头上哗哗流下来，弄了她一身。

“娘！你干嘛？！”

“你娘早死了，我不是你娘！”后娘说着便把便盆朝梅宝甩过来，砸在梅宝的身上，硬生生将梅宝砸倒在地。

“娘，梅宝哪里做错了，你跟梅宝说，梅宝改！”梅宝的泪，哗哗地流着，她抹了一把脸，小心而胆怯地看着后娘。

“赶紧给我清理了，弄得屋里一股骚味！”

梅宝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疼得一咧嘴，紧咬着嘴唇就是没吭声。

院子里的老母鸡咕咕叫着，梅宝一瓢凉水从头上倒了下来，湿透了身上单薄的衣服。

“她会遭报应的！”

姥姥王氏抱着梅宝流泪。“她一定会遭报应的！她也有儿子了，她也当娘了，她怎么忍心对一个孩子下这样的毒手？！”姥姥看着梅宝，“梅宝，以后就住姥姥家，你爹再来叫，也不回去！姥姥养你！”

梅宝看着姥姥，摇了摇头：“小弟弟会饿坏的。”

“饿死他们得了！没良心的玩意，就该让老天爷收拾她！”

梅宝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答应爹了，他不在的时候，我要照顾他们！”

姥姥长叹一声：“梅宝，你才六岁，你能照顾他们？”

“姥姥，我能行。”

王氏摸着梅宝的头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：“傻梅宝，你去照顾往你头上泼屎尿的人，你娘在地下会哭瞎的！”

听到姥姥说自己的娘，梅宝低头不语了。梅宝知道，后娘是小弟弟的亲娘，不是她的，她的亲娘在地下埋着，已经死了。如果娘活着，自己肯定也会像小弟弟那样，有娘疼，有娘抱，有娘搂着睡觉。梅宝轻轻靠在姥姥的胸前，一声不吭。

“梅宝，咱不回了，不回了，姥姥能养得起你！”

张淳来接梅宝，王氏死活不让梅宝走。梅宝看着爹拿出的水果糖又犹豫了，咬着自己的手指头不知道该听姥姥的，还是听爹的。

“梅宝，你要回家照顾你娘和弟弟呢。爹不在家，你就是爹的眼睛。”

王氏将张淳搭在梅宝肩膀上的手打开：“给你当眼睛，你是巴望着梅宝跟你一样瞎？！人长眼是看人看事的，你长眼，就是两个水泡，白搭！”

张淳一愣，看着王氏：“娘，今咋了？！”

梅宝赶紧拽住王氏的衣襟，王氏就把梅宝的手握在手里：“回家问你媳妇去！”

张淳不明白王氏所指，看着梅宝：“梅宝，你娘怎么了？”

王氏气呼呼地说：“那不是梅宝的娘！娘能往闺女头上扣屎盆子吗？”

张淳一惊，看着梅宝：“梅宝，真的？！”

梅宝贴在王氏的腿上，一声没吭。

“梅宝爹，梅宝以后就住我这了，我能养大我闺女，就能养大梅宝！”

张淳有些尴尬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愤懑，他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愤怒，看着王氏和梅宝，尽量让自己来弱化梅宝跟后娘的矛盾，确切地说，是让王氏放心让自己把梅宝带回家。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丈母娘来养，对张淳来说，这是有失男人脸面的。

“娘，让梅宝跟我回去吧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张淳看着梅宝：“梅宝，跟爹回家好吗？洼子的家才是咱的家呢，别给姥姥添麻烦了。”

梅宝看看王氏，又看看张淳。慢慢走到张淳的跟前。

“娘，我带梅宝走了，我回家说说那婆娘。”

王氏看着梅宝，有些不忍：“梅宝爹，梅宝可怜，你可别由着人踩她，她好歹是你们张家的人。”

“娘，不会了。”张淳说着就牵着梅宝的手往外走，梅宝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看王氏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流。王氏也不舍，可梅宝的爹要带走，她一个外婆又能说啥呢？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，多张嘴就是多个担子，她一个女人要扛下来，也是很难的。“梅宝，要是后娘还欺负你，就来找姥姥！”梅宝和张淳已经出了院子，王氏忍不住朝外面大声喊，外面没有回声，王氏擦了把眼泪，摸起针线干活去了。

张淳挑了一块肉放进梅宝的碗里，梅宝看了看后娘，见后娘板着脸看着自己碗里的那块肉，就赶紧小心地将肉挑出来，放进后娘的碗里。张淳看了：“梅宝，你吃啊。”“给娘吃。”张淳看着对面的媳妇：“我不在家，梅宝还小，你就多操劳些，等孩子大点，就能帮你做些事了。”

后娘没说话，将肉重新放到梅宝的碗里。

张淳说：“咱家的日子还过得下去，抽空给梅宝添件衣服，你和宝儿，一人也添一件。”

后娘还是不说话，低头吃饭。

“你要是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两个孩子，不行我就带梅宝去青岛。”

后娘抬头看着张淳。

张淳：“我给梅宝找家私塾，吃住跟着我。”张淳没看媳妇，继续吃着饭，“孩子老跟她姥姥，不像回事。”

“一个丫头，花那么多钱认识几个字，到时候婆家会挑毛病的。”

“认识几个字，无碍。”

梅宝看着张淳，眼里满是期盼：“爹，过两天我就能跟你走吗？”

后娘啪地筷子放下，随即起身：“你们都走，摆明就是让我们娘俩在家吃苦受累，你们去青岛享福了。不行，要走都走，一个别扔下！我一个女人家，一个人拉扯个孩子……”

梅宝看了看爹，见爹没说话，就又看看后娘，后娘这时候已经从里屋把